



众的艺术，已足够支撑一个巨无霸的电影业了。我们有14亿人口，争取到某一类观众，也有几千万人，就可以创造几十亿的票房，这还不够吗？当然资本觉得不够，但对我来说足够了，足以让这个产业运行下去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应该观念清醒，应该真正认识电影是什么，而不是娱乐至死，不是你给观众看一个苦情戏，哭成狗，他被娱乐到了，却不是真正地爽，毕竟电影不是提供快感的最佳介质和艺术种类。

张英：现在，比较流行一部电影里放几个主题相同的故事。比如说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《我和我的家乡》这类电影，很多个导演、很多演员，群体联合去拍摄一部电影。也有人说，这种小视频式的组合电影尝试，是在适应互联网和碎片化时代。

戴锦华：这种电影形式一直存

在的，通常都是用作一种庆典性、纪念性的表达，它想让这样一种拼盘，一种风格的组合体，来形成一种观众不同的观影体验。但是它就只是用于特定的时刻、特定场合的一种电影，不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的制作方式。

小视频和电影，还不是一回事。像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放映电影片段，那是一种形态，服务于教育的一种需求，但总体说来那不是电影。现在的短视频，10秒钟，15秒钟，或者3分钟，不说它是否能够讲一个完整的故事，而是电影必须是有别于短视频的，才能作为电影的存在。

我为什么不看短视频要去看电影？是因为电影是另外一种体验，是另外一种文本，是另外一种获取的路径，那才是电影。我觉得电影要生存下去，在今天，它要重新认识自己和重新定位自己，而不是盲

左上图：《我和我的家乡》海报。

右上图：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海报。

目追随，更不是模仿。

电影史上每一次电影人想去取悦观众的时候，都是他们遭到惨败的时候。因为当单纯地想去追随、讨好观众迷恋的样态的时候，就会迷失，我觉得这是电影需要回避的地方。

张英：中国电影“走出去”，中国的文化输出，障碍在哪里？

戴锦华：这个障碍，可完全不是电影的障碍。当然，要从电影的角度上去说呢，好莱坞的电影市场是好莱坞百年养育出来的。在一战期间，世界电影的重心从法国转到了美国，当时法国正在打仗。美国政府采取了极大的扶持力度，当时还没有好莱坞，政府的扶持政策是：电影公司每出品每出口一英尺胶片，

美国政府就资助一美元。美国政府扶持的力度之大，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养育美国电影的全球市场。

电影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，好莱坞的全球霸权是和美国的全球霸权紧密连接的。那么我们中国电影，一个是我们是太新的一种电影，太年轻的一种电影，而另外一边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：我们也想建立我们的世界霸权吗？如果我们不建立我们的世界霸权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电影是经由什么路径被他人获知，被他人了解？

我们在认知自己的文化主体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思考和创造，中国曾经独有的价值观念，或者是如何可能为其他民族、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分享，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大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很复杂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电影对外输出，就能解决和回答的，这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就能完成的。[E]